

## 第一篇

(1) 小說裏的人是如何生活的？

(2) 在小說裏，往往會有一個時刻，主人公忽然醒悟了，他們脫離了自身，也脫離了故事，彷彿忽然從作家的筆下掙脫出來，置身事外，看清了一切事物。《了不起的蓋茨比》的敘述者尼克，在目睹了蓋茨比的遭遇之後，對上流社會的虛榮與無情感到倦怠，轉身離開；《局外人》裏始終倦怠的默爾索，在臨刑的前夜，忽然從冷漠與虛無中醒了過來，第一次向冷漠的世界敞開心扉，感到過去曾經是幸福的，現在仍然是幸福的。

(3) 我讀小說時，總是在等待這神奇的一刻：主人公對自己所經歷的一切提出懷疑，推翻過往的生活。世界隨之震動，褪去偽裝的表皮。在現實裏，我們總是逃避這樣的時刻。我們努力不去盤問自己，不去質疑自身遭遇的意義，想盡辦法自我欺騙，把視線牢牢釘死在腳下的那塊地方，只去考慮具體的生活。

(4) 生活的具體是個陷阱。王小波寫：「任何一種負面的生活方式都有很多亂七八糟的細節，使它變得很有趣。人就在這種趣味中沉淪下去，從根本上忘記這種生活需要改變。」

(5) 我原來還讀小說，現在不讀了。小說都是假的，我還是更願意看一些歷史、哲學、經濟方面的書——我時常聽到人們這樣驕傲地宣稱。

(6) 不，不是這樣的。小說不僅不是假的，它還讓生活變得更真實。王爾德說過一句俏皮話：「不知道你們注意到沒有，這段時間，大自然變得越來越像科羅筆下的風景畫了。」這話是說，畫家科羅提供了一種看待自然的目光，看過科羅的畫之後，觀眾也能看清風中的筆觸。小說也同理。在某些時刻，我們會發現生活變得越來越像卡夫卡的小說了。

(7) 在卡夫卡的故事裏，人一覺醒來，忽然發現自己或是處於一個巨大的沒有出口的迷宮，或是變成人人嫌棄的甲蟲，或是成為了無從辯解、無處申冤、無辜無解的犯人。在卡夫卡出現之前，當我們面對巨大且不可知的力量，那種孤獨無助的狀態不曾被命名。

(8) 文學不提供正能量，不提供「腹有詩書氣自華」的美容美髮，它只能提供一種目光。

(9) 同一塊土地，植物學家會辨認出花草蕨類；廚師看到的是食材；房地產商看到的是它未來建起高樓的商機；文學看到的是這片土地的過去與未來、遼闊與細微。草屑如何在夕陽下吱吱作響，小鳥又曾怎樣在雪地中留下楔形爪痕。這塊土地數百年前是戰場，數百年後又會芳草淒迷，將白骨變為塵土。

(10) 你一旦具備文學的目光，就不會再失去它，如同漫威英雄無意中獲得的超能力。你會發現萬事萬物之間微弱的聯繫，所有的細枝末節——哪怕空氣中的塵埃，都在以微弱的電流交談。你會發現時間並不是線性的，而是一種幻覺。不信的話，請反復閱讀《百年孤獨》那個著名的開頭吧：「多年以後，面對行刑隊，奧雷里亞諾·布恩迪亞上校將會回想起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。」讀了多遍，你開始眩暈，你發現上校同時站在三個時間點上：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

蔣方舟《我們都曾以為自己會是小說的主人公》節錄

## 第二篇

- (1) 有時候，走着走着，離了擾攘的正路，踏上一條沒名沒姓的，比正路還長的巷子，那個又驚奇又迷惘的歧路感，多麼像人生啊。
- (2) 走進長巷子裏，彷彿是將自己擲入一個專注的、濃縮的人生尺度上，兩側的房子低首斂眉，沒有大馬路上的高樓那樣\_\_\_\_\_。在這以人的尺度打造出來的屋簷底下，活動的幅度小些，說話的派頭小些，聲息婉轉些，那氣味也濃密些，生活的氣味，水溝的、鐵銹的、午飯剩餘的油膩味，亦步亦趨跟着，如同一隻熟識的狗。窪坑裏隔夜的雨水，像一段委屈的心事，淚汪汪悶壞了，陰着臉，映着來人，踩着它，就回濺你一腳的怨意。
- (3) 城市裏的長巷實在沒辦法安心走，紅磚道寬僅僅幾尺，有些地方有高低不齊的騎樓，忽上忽下，怎麼走都是顛沛流離，心裏很不舒坦。有些地方連騎樓或紅磚道都沒有，隻身走在上面，荒荒的，沒有歸屬，像是離鄉背井的人，走在不屬於自己的城。
- (4) 如果在冬夜，一個人走在兩側大門緊閉的長巷子裏，有時候會有進京趕考的書生趕路的心情，前不着村後不着店，卻不斷被後方來車的近光燈打擾，那種燈的亮度非常惱人，在人的心裏投下一道慌亂的影子，走幾步路就得頻頻回首，閃躲，讓路給後方的車。這種驚擾無奈的程度，猶如一段揮之不去的往事，化成了鬼魅，準備重返噬人。
- (5) 台北城郊的巷子，繞着山逶迤，一節一節往上繞，荒蕪的野草和藤蔓夾纏着小公寓和平房，其間貓和老鼠出沒不定，野狗趴在路中央擋住來人。在山腳下，人與房子是謙卑的，路也是微不足道的，隨時都會被大自然收回去，這種巷子的水溝蓋上多半長了青苔，屋簷積水的畸角膩了一層黑褐色的霉，水泥的縫隙鑽出了黃色的小花，人的居所看起來非常簡便，非常短暫，而周圍環繞的俱是永恆。
- (6) 鄉下小鎮的那種長巷子真的很狹，車子很少進去。少了車，就多了從容。鄉下的路是隨意鋪下的，從房子鋪到田邊，從大馬路鋪到菜園。聚落密了，那條任意鋪下的路就變成了巷子，彎彎曲曲的，盡頭一樣還是水田和菜園，但是中間的轉折出乎意料的多，如同這一村的百年興衰。
- (7) 我曾經拜訪過住在台南鄉下的朋友，他們門前那條巷子真是一首長恨歌，彷彿從鄭成功之後，這一村的人便開始增蓋巷子的長度。世人輾轉幾番的春秋大夢，他們依舊黃粱一飯未熟，只是巷子變長了。巷子尾是一畦菜園，黃色的油菜花，踱步的雞，巷子兩旁人家的圍籬是扶桑花和紫藤。在巷子的尾端，照例只有蛙鳴、狗吠、炊煙。
- (8) 午後四點我們蹲坐在陽光傾斜的騎樓下，朋友端出一盤紅草莓，一包紫菱角，擱在地上。
- (9) 雞群走過。  
鄰居老太太佝僂行過。  
蝴蝶飛過。  
蒼蠅來過。  
貓影子飄過。  
千百個念頭閃過。  
沒有一輛車經過。
- (10) 那是一條很長的巷子，時間行走其中，百轉千迴失去了影子，因此看上去不存在。我們坐在那兒看它，彷彿看見人生。

柯裕棻《比正路還長的巷子》

### 第三篇

第一則記述安史之亂時，張巡、許遠守睢陽城一事。第二則是後世學者王若虛對張巡、許遠兩人的評價。

#### 第一則：

尹子奇<sup>①</sup>久圍睢陽，城中食盡，議棄城東走，張巡、許遠謀，以為：「睢陽，江、淮之保障，若棄之去，賊必乘勝長驅，是無江、淮也。且我眾飢羸，走必不達。古者戰國諸侯，尚相救恤，況密邇羣帥乎！不如堅守以待之。」茶紙既盡，遂食馬；馬盡，羅雀掘鼠；雀鼠又盡，巡出愛妾，殺以食士，遠亦殺其奴；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，既盡，繼以男子老弱。人知必死，莫有叛者，所餘才四百人。

司馬光《資治通鑑》摘錄

#### 第二則：

或問張巡、許遠如何，曰：「忠矣，然而未仁。殺一不辜而得天下，仁者不為，守一城而食人三萬口，其忍為之乎？寧使賊殺，豈容自食？故予嘗謂，其死節之名固千古不可磨，而食人之罪亦萬劫不能滅也。」或曰：「為己則不可，為國何害？」曰：「為己與為國等耳，天下只有一個是。」或又曰：「圖大事者不顧其小。」曰：「守城之事小，食人之事大，三萬口之命，而謂之小事，何邪？使江、淮果由此而保，亦不足道，況其未必哉。為巡等計，可走則走，不可則戰，戰不勝而死之，足以塞為臣之責矣；國之存亡，付之天可也。蓋當時公論亦多尤之，李翰<sup>②</sup>輩曲為辨說，詎能服人之心？」

王若虛《滹南遺老集》摘錄

#### 【註釋】

① 尹子奇：安史賊兵之主帥。

② 李翰：城破後，張巡、許遠殉國。時人褒貶不一，李翰為張巡立傳，力陳其功德並反駁批評。

— 完 —

本試卷所引資料的來源，將於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稍後出版的《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試題專輯》內列明。

